

游走“上马岭”

白石虎

打开常山的版图,有一条横亘钳口、白石的山岭,虽然海拔不过324米,长度不到3公里,但这里曾经有过挥戈战场的豪杰、戎马吟诵的诗篇——公元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,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此上马与清军作战,于是得名“上马岭”。在我看来,山是不需要刻意雕琢的,于是探访神秘的上马岭成了我长时间来的冲动。

身为国家俸禄的工作人员,除双休日也很难抽空出游,探幽寻古也不是份内的工作,所以此行就耽搁了下来。转到了腊月时节,整天的车水马龙喧嚣,人却越来越麻木,心想,不如接近大自然去感受一下绿色的生灵,那山水遗址也许就是滋润心田的诗行,因为远处分明传来了热情的呼唤!

上马岭脚下的村委会主任小吴是有情有义的中年人,周末的时候他来电相约,并且还从山里叫来了车子,看来真是人赐良机,怎么能够错过呢?

一路风驰电掣。水泥路面徐徐地向我们袭来,路面左边是一条蜿蜒清澈的溪水,右面是翠绿的山林。沿途依山傍水,景色十分怡人,置身山崖间,群山环抱,远处的山峦相叠,一幅幅山野美景静静地展现在你的眼前。“上马岭的山脚到了。”小吴说。

下得车来,方见上马岭原是山坳间一条并不起眼的羊肠小道,躲在茂密的树林间,既无卵石铺就,也无台阶层叠,也许是封山育林的成效,狭窄的几乎只容半个人通过。行进于山间小道,石大将军的遗址很难寻觅,只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混交林在静静的冬天矗立着,显得有些萧索和冷峻,偶尔有小虫飞过,嗡的一声,不见了踪影。小吴似乎对上马岭的来历不甚了解,



上马岭沿途风景

也没留下什么传说之类。他只是一边前头开路,一边谈起了村里林业的辉煌:这个不足百户的自然村竟有万亩林地,一半以上成林。而且近三十年来,村民一直呵护着祖辈留下的产业。说着说着,一不小心上马岭顶就踩在了我们的脚下,四方美景尽揽无遗。我不知道,当年石达开登顶的一刹那有何感想,也许望着身后的千军万马,他看到了南征北战胜利的曙光,这里有他的遗存诗稿为证:

扬鞭慷慨莅中原,不为仇雠不为恩。
只觉苍天方愆愤,要凭赤手拯元元。
三年揽辔悲羸马,万众梯山似病猿。
妖氛扫时寰宇靖,人间从此无啼痕!

翻越上马岭,就是白石镇的聚宝山自然村,海拔552米,这在白石镇范围内算

得上是制高点了。山间土壤肥沃,植被丰厚,“聚宝盆”一名,想必由此而来。自别乡关久不闻,让我为之一惊的是,这就是我学生时代勤工俭学的基地:还记得40多年以前,我在常山县第四中学就读,学校开展支农学农活动,我们一班学生驮杉木、摘油茶来过这里,见到了原始森林般的聚宝山。这儿溪水潺潺、四处鸟语花香,还有那好客的山民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
我们继续前行,寂寞的聚宝山慢悠悠地和我们亲密起来,崎岖的山道围着小溪颤颤悠悠地一直延伸;路边狭长的田块上,三三两两的农户正在翻晒过冬的衣物;山边上沿途可见毛竹、松树、杉木、榉树和板栗树,它们大多有碗口那么粗壮;有的农家主人们在路边的山地里摘着亲手种植的蔬菜,旁边就有他心爱的老牛,活生生的一幅原生态农耕图。

坐在山涯边,小吴又向我们谈起了自己的心思:山里的生活很寂静,加上这些年封山育林成效显著,倒变得山上野猪等出没无常与农户分吃着到手的庄稼,山民叫苦不迭。野猪把庄稼人的收成糟蹋了,也影响了村民发展瓜果蔬菜的积极性,作为村委会主任的他一直在争取组建打猎队,但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得以批准。他想在农闲的时候,带上村委一班人到外地去,学习参观长长见识,看看这上马岭的一些矮坡上是否能够发展杨梅、蓝莓等水果种植,毕竟要靠山吃山的呀。

黄昏时分,山也要歇息了,无边寂静的墨色笼罩着上马岭,一阵凉风,林海涛声起伏,似觉石达开的太平军呼啸而至,上马岭上的杨梅突然红艳起来……不再寂寞。

春探千亩白茶园

郑忠福



白茶园

一提到安吉白茶,想必大家并不陌生,也都知道它产自我省北部山区的安吉县,是我国名茶之一,以“形似凤羽、色如玉霜、叶白筋翠、香如蕙兰、甘爽鲜灵”而著称。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,在我县境内竟深藏着一个“千亩安吉白茶园”。

这个少有人知的白茶园位于何家乡林场松坑林区,背靠大坞子猪尖(因处在东西两条大山坞之间,峰似初生小猪而得名,最高海拔489米)。阳春三月,雨霁初晴,草木吐绿,在一位好友兼驴友的邀请下,我们前往松坑开启探春问茶之旅。

从江湾村源口自然村出发,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翻山越岭,来到群山环绕、绿意盎然的松坑。远望茶山,一阶阶,一排排,层层叠叠、错落有致的碧绿茶垄遍布了整个山谷;近观茶林,葱郁茶树上刚刚冒出的嫩芽尖,长得青翠欲滴、娇羞可爱;一阵春风拂过,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茶香,既令人陶醉,又让人神怡。

茶园主人早已等候多时。经介绍主人姓邹,是一对父子,来自安吉县。老邹年近60岁,从事安吉白茶生产销售已三十多年。说起安吉白茶如何“落户”松坑,老邹如数家珍,娓娓道来。

据老邹告知,安吉白茶虽有白茶之名,实是绿茶中一种珍贵的“低温敏感型”变异茶种,喜阴好雾,因此在茶园选址上要求较高。一是周围生态环境好,远离污染源;二是山地朝向最好坐南朝北,海拔高度不超过400米;三是选择土质疏松,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(PH值4.5-6.5之间);四是水源须充足,水质要好。为此,父子两人先后跑了安徽、江西、湖南等邻省和省内部分市县,一直没找到合适之地。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,经熟人牵线来到何家乡松坑,这里不仅环境因素完全符合,而且政府部门服务周到,于是举家迁此创业。为了保证茶园绿色无污染,茶苗全部自繁自育,禁用一切农药化肥等人工合成化学品,改施农家肥,除草采用刀割手拔等人工作业。目前茶园陆续投入近400万元,制茶车间也已完工,实现了种茶、采茶、制茶到卖茶一条龙经营。

眼下正是新茶采摘黄金季节,由于安吉白茶对温度十分敏感,越冬芽在日平均气温23℃以下时生长的新梢才有白化现象,之后就会逐渐返绿,因此每年采摘期仅有二十多天。“现在每天有三百多人在采茶,再过二三年,就要1000多个采茶工了!”老邹说。

“走,我带你们去看看黄金芽,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黄色变异茶叶新品种,是安吉白茶中的贵族噢!”在茶房不远处,老邹指着一片茶林告诉我们:“现在种了一百亩,明后年要扩大到三百亩左右。这种茶一年四季均为黄色,干茶亮黄,汤色明黄,叶底纯黄,因贵如黄金而得名”。

深山有好茶,远客循香来。品啜着甘醇清甜的新茶,嗅闻着缕缕飘荡的茶香,凝视着老邹黝黑粗糙的脸庞,我们知道这一片充满春天气息的茶园,它满载着几代种茶人丰收的喜悦和幸福,无限的憧憬和希望。

筑坝狮子口

郑忠信

从衢州的母亲山——三衢山起程,常山的虹桥溪流经双溪口、松西门、狮子口、大洋滩、山溪边、陈家墩汇入常山江。沿途曾经的马车(榨油的i地方)、糖铺(榨糖的地方)、水碓、河埠头,牵扯起记忆的碎片、浮浮沉沉。62年前这般乍寒还暖的时节,冬修水利的大幕徐徐拉开,上级决定在状如狮子之口的山旁筑坝截流,打造集防洪、灌溉、发电等为一体的狮子口水库。那一年,父亲作为家中的长子也加入到这场筑坝大会战。那一年父亲十三岁。

霜降后的秋野凉意袭人,父亲头顶斗笠、腰扎大手巾,挑着一担箩筐悠悠地沿蜈蚣山脚的西山殿出发了,翻越铁锁岭,下到孔家弄,穿过姜家山即抵达坝区所在的季村,抄此捷径前后才十里地光景。扁担是木质的,两端穿孔各绑了段棕绳,棕绳的尾端穿过弯铁钩钩环打上了死结,那时就用铁钩钩住统一的两只箩筐挑土筑坝。写着爷爷姓名的两只大箩筐不用担心被混错,一只装了席子、被子、蓑衣、草鞋和简单的换用衣物,另一只则装着米、菜、碗、筷。那时就统一安排到坝区附近的农家,铺草打地铺、将米兑成饭票、凭饭票到工地临时食堂用碗吃饭(早餐和晚餐则是玉米糊)、从早上奋战到夜里十一点左右,一日三餐均席地铺而坐,用筷子就着自带的罐菜迅速解决。草鞋穿烂了就到附近的农

家再买,八分钱一双。只是米菜得隔三差五派专人回老家统一代取,后勤补给衔接井然。若家有急事,则会有别的社员前来接替,确保筑坝工程的进度。

筑坝之初,溢洪道尚未开挖就直接剥去大坝两端山体的表土,直至岩石层,再用扫帚清去浮土碎屑,确保占大坝厚度三分之一的中间纯黄土层与岩石层紧密契合,其余部分均是普通砂石料。先期,全县各地纷纷抽调劳力上千人进驻狮子口坝区,打响当头炮!后期,秋收冬种甫一结束,虹桥溪下游、水库灌溉受益远端地区的劳动力更是接力参战,几千人挑土筑坝的场面热火朝天,蔚为壮观!一时间,人头攒动,一担连着一担,一畚箕紧接一畚箕,黄泥土和砂石料硬生生将虹桥溪拦腰截断。一个硕大的水泥滚子,由二十几个壮劳力牵引着,来回碾动;四五十付半米见方一人多高的木夯,十人一组,分散作业;来自虹桥溪下游村庄湖头的锣鼓班,咚咚锵锵、嘀嘀嗒嗒,经过扩音器的放大,瞬间点燃筑坝的战斗热情,内行的人还能听出师傅吹的是金华调(婺剧)还是绍兴调(越剧),时不时领导会插播一下,临时表扬与激情动员。

晴天薄单衣,雨天披蓑衣,风雨无阻,昼夜接力。1957年的正月初三,间歇一周的工程复又开始,此时的土坝已达预期高程的大半,淅淅沥沥的春雨已

渐渐集入库区,上游的坝脚慢慢没进水中,而溢洪道仍未开挖。及至春耕将至,丰沛的降水一下子将库区的水位抬高,漫过大坝尚未合龙的临时排水口,汨汨而出。应急的方案是将几十块农家晒谷的篾垫打桩固定在过水处,以减轻水流对坝体的冲刷、下切,但一切都于事无补。十万火急的电话通知迅速下达坝区下游的沿溪村庄。村庄专人敲锣示警转移人员。汹涌的库水最终撕开大坝,几十米高的水头席卷而下,沿途的民房、马车、水碓纷纷倒塌,就连下游虹桥石桥上的巨型条石桥板亦被吹得无影无踪。洪水过后,县里兵分两路,一路指导、支援灾后重建,一路昼夜接力在坝侧山体开挖出两条溢洪道,为坝体抢修合龙另觅安全的排水口。

1958年10月,历经波折的狮子口水库终于建成,大坝迄今已安然矗立六十个年头!任由春水潺潺、柳绿桃红,不管夏日炎炎、蛙鼓蝉鸣,听凭秋光淡淡、果硕农欢,无论冬雪皑皑、地冻天寒,静静地矗立在常山人的岁月芳华里。

尽管父亲后来又参加了千家排水库和红旗岗水库的筑坝任务,但这么多年来,父亲一直没有再回曾经筑过的大坝,亦不轻易提及或显摆。也许那些大坝早已筑进父亲的心里,任凭尘世喧嚣,心河泛滥,始终云淡风轻。